

童年笛韵

■ 张培亮

迎着三月轻柔的春风，柳树率先发芽。在这温暖的季节里，我常常回忆起童年时，柳笛声中的快乐时光。

春风送暖，柳枝摇曳，晃动着柔软的身姿。我们用柳枝做成笛子，吹奏出欢快的节奏，尽情享受着专属于童年的快乐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买不起口琴，更没有笛子、吉他、钢琴，柳笛声就成了我们童年的主要乐器。每当春风吹过柳树梢，我们便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柳树下，寻找合适的柳枝。做柳笛，选择材料特别重要，只有那些细长柔软，没有分叉枝丫的柳枝，才是我们制作柳笛的最佳材料。太细和太粗的都不行，太粗的柳枝做成的柳笛需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吹得响，我们会挑选一根笔直的柳枝，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削去多余的部分，留下一段细长的管状部分，用手拧动树皮，这样就能把树皮从柳枝上取了下来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这一步成功了，柳笛也就成功了一大半。然后，根据柳枝的粗细，裁切成长短不一的形状，这样，就是我们想要的柳笛了。

柳笛做好之后，我们会在柳树下围成一圈，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，比一比谁的柳笛吹出来的声音更好听。那时候，我们并没有什么专业的音乐知识，只是凭着感觉和兴趣去吹奏。有的柳笛吹出来的声音如同牛叫，浑厚而又沉闷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有的声音如同孩子纯真的呼唤，清脆而又悦耳，这是大家喜欢的。有的声音如同天籁，有一种“此音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”的感觉，这样的柳笛则是上上佳品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简单的音乐游戏，才让我们的童年变得快乐和纯真。

在柳笛声中，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。放学后，我们会三五成群地来到柳树下，吹奏着欢快的旋律。有时候，我们会组成一个小乐队，各自演奏不同的曲调，彼此配合默契，共同演绎出一场精彩的演出。那些时刻，我们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完全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，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。

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，我不禁感慨万分。柳笛声中的童年虽然已经远去，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。如今，我们已经长大成人，有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。然而，每当春风吹拂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些在柳树下吹奏柳笛的日子。那些日子虽然简单，但却充满了快乐和纯真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柳笛声中的童年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依然能够保持那份纯真和快乐，让童年的回忆永远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旅程。

溶江旧事

■ 晓健

溶江，是桂林市兴安县下辖的一个乡镇。

兴安有条古灵渠，它最初为经略南越而建。往昔的鼓角争鸣、刀光剑影，都已在岁月中悄然远去。灵渠蜿蜒到这里，河面宽阔起来，当地人把它叫做灵河。由此顺流而下，丰腴成名动天下的漓江。

溶江河边奶崽，就是指大溶江灵河边上的那一帮光屁股的“小把爷”（指小孩子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我母亲从县粮食局调到溶江公社大米加工厂。仔离娘，一到放假，或是节假日，我便归心似箭，回到母亲的身边。于是，大溶江就有一种母亲的味道，让人感到亲切。大溶江便成了我舔舐伤口的避风港，我结识了一大帮溶江河边奶崽。

河边奶崽常常在码头边洗澡，准确地说，多是戏水。有时河面上满是竹排，这些小把爷就打“溺子”，比谁“溺”得久，比谁“溺”得过几条排。有时河里没几条排，河边码头前，空出一大块水面。水性好的，就比起跳水来。跳得最好的，能跳出镰刀式、飞燕式。人跳在空中，身体折起，像把镰刀，入水的刹那身体展直，“嗖”地一声，水面上一串泡泡。所谓“飞燕”，先助跑几步，高高跃起在空中，抬头、挺胸，展开双臂，像一只飞翔在河面的燕子。跳进水里，钻出来，甩甩水，爬上岸，又轮着跳。周而复始，乐此不疲。

溶江是个好地方，有山有水，有公路，还有铁路，自然成了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。山里人放排，到溶江把货一交，钞票就把腰包塞得圆鼓鼓的。他们买猪肉，在客栈大碗大碗地喝酒，豪横得很。

溶江的老人，阅人无数，与世无争。他们侠肝义胆，宽容大度。“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”，老人们晚上喜欢到木头构建的浮桥上歇凉讲古。一把把老蒲扇，此起彼伏，月色下，把一条河都拍得波光粼粼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一晃眼，河边奶崽们大都步入七十多岁的老年阶段了。只有清清的灵河，不舍昼夜，悠悠流淌。河边奶崽，老了。

在漫长岁月里，河边奶崽相互支撑，彼此温暖，正是这股情义，让生命生生不息，薪火相传，闪烁着独特的星辉。

春风许我再少年，那个被清澈灵河清洗过的身影永远鲜活。

梧窗书影

■ 刘海燕

小时候，我家的老房子是坐北向南的三间大瓦房，东西两侧是卧室，中间是客厅。父母在东屋窗前种了梧桐树，西屋窗前种了石榴树，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总是一片葱绿。我住在东屋，父母住在西屋。

我的父母是农民，一辈子守着我一个孩子，很多人觉得我很孤单，甚至很可怜，一个人长大非常孤单，遇到事情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可我并不认同，反而每每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都觉得快乐满满，遇到事情了也懂得忍耐。

我还要特别感谢父亲，让我在五六岁时就与书籍结了缘。我父亲有个好朋友是下乡知青，我叫他张伯伯。张伯伯的爱人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，身材微胖，留着干净乌黑的齐耳短发，说起话来不急不躁带着温润如玉的书卷气，我叫她王妈妈。王妈妈对我这个文静秀气的小女孩非常喜爱，时常要我父亲带我去他们家玩。至今我都记得，他们家仅有两间房子，其中一间用木板隔开了一半作为书房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摆满书籍的房间。王妈妈将我揽在怀里教我读小人书，她念一句我跟一句。因此，当村上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了读书。

王妈妈一家回老家前送给了我满满两箱书，这些书陪伴了我整个童年。尽管有些根本看不懂，只能看图片猜测内容，但我依然很喜欢。我时常躺在床上，或是坐在书桌前读书。困乏时我就呆呆地向窗外望去，观察梧桐树一天天变化。四月下旬五月初，紫色的梧桐花像风铃一样从空中旋落，一片片新叶在树枝上铺开。于是我推窗仰望梧桐树，那种感觉很神奇，一时分不清自己是在书里，还是置身于现实。多年后当我读到了翁森的“读书之乐乐何如，绿满窗前草不除”，忽然明白了这就是读书的乐趣。

前几天，我回家看望父母，晚上和母亲睡在一起闲聊。新盖的楼房后面依然种着两棵高大的梧桐树，窗外下起今年的第一场春雨，雨滴从树枝上跌落在彩钢瓦上哗啦啦作响。我抱怨地说：

“今晚看来又得听梧桐打雨声了。”母亲嗔怪道：“常言说，种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归。那可是我们为你栽的，保佑你一生平平安安。”我心头一怔，怪不得村上有女儿的，家里都种着梧桐树，原来那是父母的心意。原来梧桐树不仅是一种树，更是一种无声的守护与期盼。